



又是川橘花香时

林雪尔

空气仿佛开始孕育了,所有四月的橘香,在闭上眼睛的那一刻前来。腋下生翅,掠过天府沃野俯瞰,惊蛰过后的四川盆地,草木复苏。

在川西南一个叫井研周坡的地方,有一个刻在桥上的巨大牌匾:橘香里。透过桥洞,橘树、农家和远处的龙泉山脉,是别处的生活,吸引着你走进,走进橘香里。橘树还没有开花,花在等四月。

另一种花开在井研,那是今天。今天的井研让我这个东坡故里人有些惊讶。青春时代随一个同学到过井研,一样的丘陵,一样的山路,一样破烂的房子,开玩笑说,在井研找不到回家的路,因为到处长得一样。今天,那些年轻的乡官、村官尽了各自的力,改变着井研,乡与乡各异,村与村不同,像画家,按各自的审美,在土地上作画。

周坡,正好在浅丘与深丘的过渡带上,因为特殊的地貌特征和土质含晒,遍种橘树。橘树在春分里生长,在浙沥的雨里孕育。川西南种橘大约有2000多年了,井研西汉时期就设有橘官社。“一丘藏一果,一果藏千秋”,写在橘子包装盒上的这句话,是橘子与土地最好的阐释。“蜀汉江陵千树橘”,2000多年,种橘的人与吃橘的人该有多少故事啊。

小时候,我的乡村一户王姓人家有一棵老橘树,橘子红了的时候,伸出围墙来,招引着我们一帮孩子隔着一块水田,巴巴地望。吃过橘子的小朋友,要么家里有人是煤矿工人,要么是老队长家的孩子。那一个个红橘子,只是传说,一种美好的富足生活的传说。夜晚一家人坐院子里,对母亲说好想有一个红橘子。母亲拿过我的手,指着左手贯穿手心的疤痕说:你吃过橘子的。她刚嫁来时,屋后也有

一棵高高的橘树,结的橘子小,红在顶端枝头,大约三岁的我就爬上树摘,结果人掉下来橘刺划过我的手心,但橘子没丢下。缺医少药的年代抓了草灰捆上布条止血,后来整个手都肿了,母亲就把橘树砍了,熬了水把我的手泡在里面洗。手是保着了,但橘树没了,只剩下拴牛的树桩。弟弟摸着手里的手疤说,他长大了要种一千棵橘树,橘子红了,随便我吃,一直吃都吃不完。读过私塾的父亲说,做梦吧,那是千户人家才有的。弟弟马上趴在父亲的肩头,说他现在就做梦。引得父亲母亲大笑,那个年代这个笑声,对于还是孩子的我们,就是橘子的味道。

没过多久,村里来了一个穿戴整齐的男人,他去王姓人家要了一些橘树枝,说要培育橘树苗。曾经荒凉的山谷被他挖成一些不规则的田地,他给橘苗修枝、浇水、挖坑、窖养,整齐的穿戴没有了,混在乡亲们也辨识度不高。在橘树开满小骨朵的橘花时,我们看见他又穿戴整齐,坐在橘花香沁人的田坎上,吹口琴。那是什么歌,我们不知道,仿佛关于很远很远的地方的歌,特别的美好和忧伤。他的橘子挂果时,我们一帮小孩子上山割草,我偷偷地把还是青涩的果子藏在草里带回家,被母亲狠揍了一顿,并带着我去向他道歉。他没有责怪我,还一定会送我一棵红橘子。

可是还没有等到橘子红,他的橘林在一场意外的狂风中折断了许许多多,望着一地的残枝败叶,他在冰冷的风里坐了一天,夜里离开了我的乡村。但他培育的橘树,让刚从部队转业的生产队长看到了希望。他带着村人以山谷为中心,又

开了大片的荒地出来,种上橘树。橘树长得很好,橘花开得很香,仿佛把山谷的其他树浸染了,但是橘树没有挂果。第二年队长请来农技员,嫁接了一种叫橙子的品种。挂果了、黄了、红了,卖了上万元。那可是一笔大数目,生产队长大手笔为队里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方圆几公里的人都羡慕。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清楚地记得我们一直在生产队看《加里森敢死队》的情景,一群能人组成的敢死队,个个英雄。那个时候的生产队长在乡亲们心目中也是英雄。他说果树要不断换品种,要不然果子不好吃,没有卖相。不知道他哪里搞来一拖拉机新橘苗,他说橘苗叫血橙,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名字。

多年以后的今天,我站在周坡的“中日青年友谊果园”,专门问了看守这个果园的汪大叔,那个时候有没有眉山丹棱一带的人来这里买树苗?汪大叔说有哦。我宁愿相信,我们的生产队长来过这片土地,血橙的橘苗就是在这里培育。我拨开被荒草掩盖的纪念碑,碑上介绍,为了增强中日柑橘技术交流,在四川省建立了柑橘技术指导站,并在井研周坡培育柑橘良种基地。虽然汪大叔也记不全那些叫加藤或者古藤的人的全名,但他们从异域来到周坡,他们为这个当年闭塞的丘陵地带,带来的不仅是技术,更多的是一种“远”的文化,一个世界很大的文化。当年日本专家们住过的房子还在。生长在此地的很多人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人们对于这个房子里现代化设施的羡慕,精美的吊灯和壁灯还有抽水马桶,在那时候的农村,类似天堂般的存在。听说,周坡好

几家的孩子读书厉害,考去了国外。很难说,当年的日本专家对他们没有影响。房子人去楼空,看守的汪大叔在房子旁边种了一棵香樟树。今天的香樟俨然老树,历经沧桑的样子。走在树下,踩着树叶,突然就想起了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橘子》,那个向车窗外抛橘子的女孩,抛出的橘子正是一种美好,一种脉脉的人间温情。

当地人带我们去位于山顶的果园,叫沃柑的橘子还挂在树上,一边挂着果实,一边孕育花苞,在今天也不足为奇。看着山下浅丘地带满眼的橘树,这里的人说,橘树开花才香哦。

空气仿佛开始孕育了,所有四月的橘香,在闭上眼睛的那一刻前来。腋下生翅,掠过天府沃野俯瞰,惊蛰过后的四川盆地,草木复苏。田间变幻着色彩,像油画,颜色一层一层叠上去,底色是深的,表面却浅得明度越来越高。油菜花开了,李花桃花又绽放。到了四月橘子花开了,藏在绿叶间,一看不怎么起眼。但是你听啊,蜜蜂的声音、蝴蝶振翅的声音,你就知道,川橘开花是多么盛大。走入其间,花香聚成了云似的,好像能把你托起来。怎么给你说这种橘香呢,古有诗说“香于栀子细于梅”。这个还是过于文艺了一点,橘子花香是和记忆在一起的。同行的作家说橘子花香让他想起洗澡。我很诧异。他说小时候,他们那地方缺水,一个冬天不会洗澡,到了橘子开花的时候,大人们会把晒垫卷起一个封闭的空间,用橘树枝熬了水,女人们进入晒垫洗澡,男人们在晒垫外抽烟,孩子们在周围穿来穿去,像过节。我笑说曾和一帮画

家出去写生,有个人说,花香让她想好好地爱一个人。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花香。我的花香是和母亲连在一起的。父亲因病早逝,日子异常艰难,母亲却坚信叫花子也有落银子的时候,她一个人竟带着我们四姊妹走出灰暗的光景。弟弟没有完成种橘树的梦,在外务工,留守的母亲却在屋前屋后种了许多橘树。到了春天,老了的母亲挤在蜜蜂的队伍里,蜜蜂采蜜,她要摘掉拥挤的花朵,利于挂果。疏花的母亲,连头发都是香的。整个乡村也是香的,山坡上、田野里,到处都是开花的橘树。

全国30个柑橘强县,川西南的井研、东坡和丹棱都位列其中。井研的周坡在橘香里,四川盆地的四月都在橘香里,那是一种生命之香。到了秋天就是苏东坡的“最是橙黄橘绿时”。

生产队长和我的父亲可能做梦也想不到,现在的橘子,嫁接的品种多得让人记不着。八月有蜜橘,中秋前后有爱媛、沙糖橘。春节前后有春见、耙耙柑、不知火,春夏有沃柑。苏东坡如果穿越回到故乡,恐怕得说一年都是好景了。植物也是有欲望的吧,生长几千年的单一的橘树,在今天子孙繁茂。其实这些名字,有些是日本的地名,比如春见,比如爱媛和不知火,中日之间的技术交流还在继续,让芥川龙之介抛橘的小女孩一直在,和平与温情一直在。

告别井研,等待四月周坡橘香,川西南橘香。东坡故里三苏乡,母亲专门为我留的不知火还挂在树上,等我四月采摘,给远方的人置于书桌,给远方的孩子捧于手心。四月,已经没有青黄不接。

五月的河水

(外一首)

杨兴华

五月的河水一路慷慨布施。一场雨后它掏出壮硕的青山,掏出垂柳新发的嫩芽掏出一块蓝天和几朵白云,掏出一只鹤优雅的身姿,掏出村庄的悸动和农具的歌唱五月的河水藏了太多的秘密野鸭一马当先的步伐,燕子喜悦动情的呢喃,野花悄悄说的情话暮色里村庄怀抱着的疲惫和满足一缕缕炊烟爬上半空呼唤着一个质朴的乳名五月的河水把每一滴甘洌都交给苏醒的泥土五月的河水把每一朵浪花都交给沸腾的村庄

野菜

野菜是一群浪子,多少年了,一直游荡在外。它们在田野里歌唱,在山坡上起舞,在河边打坐,在石缝中打造小小的堡垒。荠菜、蕨菜、马齿苋、蒲公英,每当春风给村庄捎来燕子的消息,一双手就会想起它们。竹篮和铲子也会与它们亲切地叙旧。炊烟一声声呼唤它们的乳名,它们站在路边,坐在坟头,在山崖边奔走,无论在哪里,它们都不害怕。

小满时节

(外一首)

王佳莹

走失的鸟儿,如果不能按时停在五月黄昏准备好的枝头

一些花影,就会停止游动炊烟就不能把故乡,举到更高的地方

麦芒的金黄,就此会失去阡陌的坦荡风声会完不成角度的更新

还会有更多时辰,在农事弯下的背上不再去虚构滑落的字词

五月,木棉花落

小白,小白如果你现在采的地方也长着高大的木棉树那就不用一想你的时候用泪珠滚动眼眶

五月了,木棉花已经掉落多么像你身姿一点也不褪色不萎靡,很英雄地和尘世道别

小白,小白我现在明白了,木棉花落只是暂时地离开是为下一个相见,去做准备

谢谢你,化身一朵朵木棉花在每个春天来看我就像我们约定一起的,三生和三世



乡村叙事

锦绣田园

汤青摄



好竹连山觉笋香

管淑平

还没到竹林,你就能看见那些正冒尖儿的影子——它们正探头探脑地打量着这个世界,小心翼翼又蓄势迸发。湿润的竹林里弥漫着竹笋特有的清香,我知道,生命的力量正暗流涌动。

清明时节雨来佳,门前老树吐新芽,不只如此,就连竹林的竹笋也同样有些迫不及待,纷纷赶着与春天会面。

在春天即将走向尾声的时候,竹笋争先恐后地钻出了地面——还没到竹林,你就能看见那些正冒尖儿的影子——它们正探头探脑地打量着这个世界,小心翼翼又蓄势迸发。湿润的竹林里弥漫着竹笋特有的清香,我知道,生命的力量正暗流涌动。

其实,我老家的四周也种有一大片一大片的竹子。每至春来花开时节,那些挺拔云霄的翠竹,摇曳着一声声的竹风,欢唱着春天的歌谣。竹林里夹杂着樱桃花与梨花也露出半边羞涩的脸庞,犹抱琵琶半遮面。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就从老

家的东西两方延伸开去。小路又将密密麻麻的竹子分成两个片区,有如一道银河的天堑隔绝着牛郎织女的相会,不,应该是隔绝着那些相依相偎、缠绵悱恻的竹子。

在农村,可供玩乐的东西很少,因此,逛竹林也成了我们童年的最佳童趣天地。那竹林,丝毫不亚于鲁迅先生笔下充满奇妙的百草园。我们踏上小路,杂草上的露水很快地给了我们一个清新的问候——鞋子、裤脚都被打湿,一阵阵冰冰凉凉的感觉从脚底渗透心间,颇为灵动。等到太阳出来时,竹林深处会时不时地投射下来一些细碎的光影,那画面极为迷人,竟让你怀疑阳光的线脚究竟是如何巧妙地穿过那些竹叶密密麻麻的缝隙的?但是,等竹影连同光影,一同摇曳,一切又仿

佛成了一种流动着的画面,我们几个小伙伴都是这幅画里的点缀。

最妙的当然还是看竹林里的竹笋。那些竹笋,有的仅仅露出了一丁点儿尖角来,试探性地打量这周遭的一切;有的只是微微地冒出了于竹笋的长势,短短一个礼拜,你已经长出半人高了,而且灰褐色的笋衣也开始脱落,能隐隐看到新竹的露水很快地给了我们一个清新的问候——鞋子、裤脚都被打湿,一阵阵冰冰凉凉的感觉从脚底渗透心间,颇为灵动。等到太阳出来时,竹林深处会时不时地投射下来一些细碎的光影,那画面极为迷人,竟让你怀疑阳光的线脚究竟是如何巧妙地穿过那些竹叶密密麻麻的缝隙的?但是,等竹影连同光影,一同摇曳,一切又仿

佛成了一种流动着的画面,我们几个小伙伴都是这幅画里的点缀。最妙的当然还是看竹林里的竹笋。那些竹笋,有的仅仅露出了一丁点儿尖角来,试探性地打量这周遭的一切;有的只是微微地冒出了于竹笋的长势,短短一个礼拜,你已经长出半人高了,而且灰褐色的笋衣也开始脱落,能隐隐看到新竹的露水很快地给了我们一个清新的问候——鞋子、裤脚都被打湿,一阵阵冰冰凉凉的感觉从脚底渗透心间,颇为灵动。等到太阳出来时,竹林深处会时不时地投射下来一些细碎的光影,那画面极为迷人,竟让你怀疑阳光的线脚究竟是如何巧妙地穿过那些竹叶密密麻麻的缝隙的?但是,等竹影连同光影,一同摇曳,一切又仿

佛成了一种流动着的画面,我们几个小伙伴都是这幅画里的点缀。

地吸食着竹笋内的汁水。而我们看到那些竹象虫时,也会果断地捉住,因为它们啃食过的竹笋,一般存活期不会长久,即便是能够有幸存活下来的竹笋,也会因此长势萎靡。我们捉住竹象虫,一般是用一根细长的毛线将它的前腿绑住,一手把线攥在手里,一手快速地将它抛出去,它们便很自然地就张开翅膀飞翔起来。这样我们就拥有了一个简单而快乐的小玩具。

春天,是不能不吃一回竹笋的。掰几棵长得小巧的竹笋回家,将笋壳一一剥下,洁白的笋肉就露了出来,还能够闻到一阵淡淡的竹笋清香。掺入清水,煮笋肉。等煮到八九分熟,这时捞出来,沥干水分。将笋肉用手撕成均匀的长条,不论是炒肉还是用来制作凉菜都是不错之选。

竹笋肉质软嫩,尝在嘴里,果真是一口一个新、鲜、香。我习惯将竹笋与肉末一同小炒,然后伴着一碗米饭。这种简单的做法是对食材最质朴的尊重与珍惜。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是苏东坡对竹子的一种珍视。同样,我也钟情于竹,钟爱它一年四季都点缀着盎然的绿意,钟爱它那笔直高挺的不屈模样。

成年的竹子,经过老师傅熟练的一番操作,就能够得到一些生活用品,比如竹筛、簸箕、背篓、竹篮、竹椅等。还有一些能工巧匠更将竹子的用处发挥到了极致,例如傣族的竹屋、竹楼,想想居住其间,一定能够闻到淡雅竹香酣畅而眠。

暖阳清风下,且看竹笋,且听竹声,收获一片雅俗共赏的人间清欢。

人生况味